

【理论探讨】

基于临床医案分析新安六大医家温补学术思想 及辨治特色^{*}

张佩文¹, 王 键^{2△}, 刘兰林³, 郭锦晨¹, 冯 焱⁴, 杨勤军¹

(1. 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, 合肥 230038; 2. 安徽中医药大学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, 合肥 230038; 3.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, 合肥 230038; 4. 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, 广州 510006)

摘要: 新安医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 作为地域性综合性流派, 其历史悠久, 特色鲜明, 名医辈出。本文基于六大新安医家的临床医案集, 即汪机《石山医案》、孙一奎《孙文垣医案》、郑重光《素圃医案》、程杏轩《杏轩医案》、叶天士《临证指南医案》、吴楚《吴氏医验录》浅析其各自温补学术思想及辨治特色。汪机基于“营卫一气学说”认为营兼气血, 温补脾胃当培元益气, 倡“参芪”可气血阴阳俱补, 尤重其补阴血之功; 孙一奎强调元气当生生不息, 治法上将汪机参芪同用与薛己温补下元法结合, 在用药上重视对三焦元气的保护和治理; 郑重光针对时医专事苦寒伐真阳之弊, 喜以附桂姜类取效, 多用温阳益火之剂, 以四逆汤见长; 程杏轩汇多家之学, 既重视温补下元精气又重视脾胃气血, 强调补养阳气, 尤重肾中之阳; 叶天士以上中下损为经, 伤阴伤阳为纬, 形成“甘药培中, 上下兼顾”的特色理虚大法, 并首提“通补胃阳”, 强调当善用补益胃气、温补胃阳之法; 吴楚以活用参芪桂附著称, 常合用益气温阳之品, 健脾与温肾同治。

关键词: 新安医学; 温补; 中医文献; 医案; 汪机; 孙一奎; 郑重光; 程杏轩; 叶天士; 吴楚

中图分类号: R249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-3250(2020)04-0451-04

新安医学是根植于徽文化沃土上的一朵中医奇葩, 是徽州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上下数百年间, 有文献资料可考证的医家近 1000 位, 著作 800 余部, 具有鲜明的新安特色。新安医家中存在温补一派, 以温养气血、培补脾肾元气为中心, 又各有发挥, 互补短长, 汇流成丰沛繁盛的医学“新安之江”。其中以“六大新安医家”汪机、孙一奎、郑重光、程杏轩、叶天士、吴楚最具代表性。汪机私淑朱丹溪, 同时受父亲汪渭的影响; 孙一奎为汪机再传弟子; 郑重光推崇张仲景之学, 于伤寒、温病多有研究; 程杏轩善用张景岳之方, 重视温补下元精气; 叶天士 10 年间转易 17 师, 充分发扬家学; 吴楚私淑李东垣, 继承高祖吴正伦、叔祖吴崑等的温补学术。六大医家多博学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, 吸收金元四大家及其他前辈医家学术思想, 常常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发挥创新, 又形成自己的临证辨治特色。

1 汪机: 温补脾胃, 善用参芪

汪机字省之, 号石山居士, 安徽祁门人, 新安医学流派的前驱者, 明代四大医家之一。《石山医案》共三卷, 附录一卷, 载有汪机纂辑、传抄以及由其门

人整理的医书 9 种。其温补思想侧重温补中焦之脾胃, 脾胃乃五脏六腑之本, 气血生化之源。若脾胃受损, 运化失职则气血生化不足, 以致元气亏虚, 因此多从温补脾胃、培补气血论治。汪机倡导“营卫一气说”, 以补营而补气, 以补营而补阴, 提出“营兼血气, 培元益气”的学术主张, 巧妙地以“营气论”贯穿了朱丹溪的滋阴学说和李东垣的补气说, 成为其补气培元思想的立论基础, 力荐并重用活用“参芪”益胃气、补营气, 通过温补脾胃之气以化生营卫、补气补阴。汪机又倡“参芪双补说”, 参芪味甘气温, 不仅补气亦能补血, 不仅补阴还能补阳^[1], 为补脾胃之圣药。汪机还对此加以解释, 认为“仲景治亡血脉虚, 以人参补之, 取其阴生于阳, 甘能生血, 故血气虚弱, 仲景以人参补之。是知人参不惟补气, 亦可补血”^[2]。在参芪的运用中, 尤重其补阴血的重大意义。

汪机认为“徒泥陈言而不知变, 乌足以言医”, 其既重视参芪在温补中焦脾胃之气中的重要作用, 又顾及发病时病因病机的差异。《石山医案》中“一人年愈四十, 形瘦, 色紫淡, 素劳伤脾……复劳, 饮冷酒不爽, 是夜, 头又被湿, 遂致身冷不安, 早起面目俱黄”^{[2]69}, 诊其左脉浮濡无力, 右脉肺部濡散, 脾部浮微, 二部脉皆似有似无, 或呼吸相引, 又觉应指。汪机辨为脾虚之极, 乃劳热饮冷, 头又被湿, 内热因郁, 以人参、橘红时时煎汤急补脾气, 且旦暮食粥以固胃气, 旬余乃愈。又“一人年三十, 形色苍白, 因劳感热, 九月尽病瘥”^{[2]88}, 其脉皆浮大而濡, 颇弦, 乃劳倦伤脾, 暑热伤气, 故发为头痛、口渴、胸膈痞塞、自汗倦怠等热多寒少之症, 汪机以参芪为主, 配伍白

^{*}基金项目: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(2012BAI26B00);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“新安王氏内科流派传承工作室”建设项目(国中医药人教函[2012]228号); 安徽中医药大学创新创业重点项目(2017011)
作者简介: 张佩文(1995-), 女, 安徽池州人, 硕士研究生, 从事新安医学与中医学研究。

[△]通讯作者: 王 键(1956-), 男, 教授, 博士研究生导师, 从事新安医学及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研究, Tel: 13695602939, E-mail: 13695602939@163.com。

术、麦门冬、枳实、山楂、归身、黄柏等药物,3剂向安。汪机作为新安医学温补学派的重要代表,不仅学术特色突出,临证时亦屡起沉痾,决死生者多验,是后世医家学习的楷模。

2 孙一奎:温补下元,重视命门

孙一奎字文垣,号东宿,因注重元气之生生不息,故别号生生子,为明代著名新安医家,名医汪石山的再传弟子,温补学派的代表医家之一。《孙文垣医案》5卷,根据其临证区域不同而分为《三吴治验》《新都治验》《宜兴治验》,共收录验案397则。孙一奎将汪机参芪用法与薛己温补下元法相结合,温阳药与益气药同用。验案中从温补论治者占91.4%,或以六君子汤加破故纸、桂心、益智仁等温补下元,或以四君子汤加陈皮、黄芪等甘温益气健脾,或以附子理中汤加砂仁、补骨脂、赤小豆、桂心等温补下焦,或用补中益气汤提补元气,治上中二焦元气不足^[3]。以温补下元为重,重视命门动气,“坎中之阳,即两肾中间动气”,常益气健脾、温阳助阳齐施,完成了“固本培元”固先后天之本、培脾肾元气的递嬗之变^[4]。

孙一奎十分重视三焦元气的保护和治理,反对滥用寒凉和辛热之剂,认为不但纯阴苦寒之剂可致中焦虚弱,元气损耗,辛散之剂燥热也可损伤命门动气,或疏导或淡渗太过均能耗损元气,肾气夺伤。孙一奎曾言“肿满多因火衰”,在三焦病变中尤为重视下元虚寒。其论气虚中满、遗溺、癃闭、小便失禁、痿证等病,认为属下焦元气虚寒,脾失温煦,运化失职,则水谷不化,升降失调,此应益脾气、温肾阳、燥湿化痰,重用参芪配以桂附补气助阳,同时对于下消及肾不纳气的治疗,孙一奎倡言脾肾同治。在治疗妇科病方面,善用参芪培元而兼温补,立足妇人之本,常用四君子汤益气健脾倍加黄芪补气生血、调气养血等^[5]。脾阳不升而水谷下趋所致泄泻,孙一奎用补骨脂、杜仲、菟丝子、桂心等温肾助阳,人参、茯苓、砂仁等补益脾气,升阳重扶脾,脾健气自升^[6];气虚中满所致鼓胀,以温补下元为要,兼升清阳之气,而不以行气之品,用人参、白术、炮姜、陈皮、茯苓、黄芪等益气温阳,泽泻、升麻、肉桂、苍术等升清降浊;还有气虚发热者,以人参、白术、姜炭、甘草等甘温健脾,补气升阳,阳气升发,则阴火下潜而热自退^[7]。

3 郑重光:重视真阳,擅用四逆

郑重光字在辛,号素圃,晚号完夫,是明末清初著名新安医家,亦为火神派前期的一代扶阳名家。《素圃医案》为其晚年医案集,全书4卷载184案,针对时医“专事苦寒以伐真阳”的时弊,其医案以温补见长,用附桂姜类取效者十之七八。郑重光尤重阳气,喜用附子温补,附子欲达到釜底少火生气,使北方之坎卦能正常发挥其二阴抱一阳,配以干姜迎

阳归舍,认为阳为阴主,治疗主张温阳益火之剂,阴证扶阳,阳证益阴,擅用四逆汤、理中汤、八味肾气丸、当归四逆汤、真武汤等,尤以四逆汤特色突出,加减灵活^[8]。其在《素圃医案》中指出“万物体阴而用阳,二气屈阴而伸阳,圣人贱阴而贵阳。人之身,阳不尽则不死,阴不胜则不病”“尊《内经》之旨,补专事苦寒之偏,而于以和阴阳而遂生意,则是编也”“余所以留热,以存阳也”^[9]。

郑重光将四逆汤作为升阳温肾的代表方剂,又根据病情灵活加减,如四逆汤加茯苓、人参回阳益阴,适用于少阴阳虚、阴液不继之病证;加桔梗回阳利咽,适用于少阴寒证、咽喉无音之病证;加入人参回阳益气,适用于虚寒下利、阳亡液脱真阳外越之证;加当归四逆汤回阳温散,适用于厥阴病阴阳错杂寒热并见宜表里兼温者等。在患者服用剂量剂数时常据症而施,有日服1剂3剂,夜投3剂日进4剂、三日9剂等,病势危重者服用更甚重剂。临床辨治证相参,善辨虚实。如“徐溪堪舆方于长”案患者“夜受寒冷,因之头痛发热……舌黑干卷,脉细如丝”^[9],其脉似少阴而实为太阴,内实似虚,冷证似热,郑重光以四逆汤加入人参6剂使诸证悉减。既重视扶阳气以存阴液,“治寒以热”“寒者热之”,又突出温养脏腑气血的“劳者温之”,如用归脾汤、补中益气汤、补气升阳和中汤等。《素圃医案》卷一“伤寒治验”54则,据统计以四逆汤加减回阳救逆辨治者97.3%,卷二“痢疾治验”多用金匱八味丸升阳温肾论治,认为痢疾小便秘而大便不禁乃元气下脱所致,非桂附升阳补肾不可。卷三“诸中证治效”里中风、中寒、痰中、中气、中恶、火中、食中等多以温补取效,如其认为中风者属心肾气虚,并无风邪六经形证,温经大补可复其原。

4 程杏轩:推崇景岳,温补精气

程杏轩名文囿,字观泉,号杏轩,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著名新安医家。《杏轩医案》是其一生临床经验的结晶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。其学出多源,受张景岳、孙一奎、赵献可温补思想颇深,受张景岳影响最大,善用甘温培补之方,重视温补下元精气,同时也重视温补脾胃气血^[10]。对理阴煎、麻桂饮、大温中饮、六味回阳饮、右归饮、暖肝煎等张景岳之方倍加推崇,称其为“长沙之功臣,而补其所未备也”。程杏轩贯通内经之名论,重人身真阳;症分轻重缓急擅治肾脾,气血亏虚多治以甘温培补,脾肾阳虚常先后天并调。无论外感疾病或是内伤杂病都多有发挥,如在理阴煎中加入辛温发散之麻黄,实为温补治外感一大妙用。

“洪荔原翁挟虚伤寒”案,患者内有血虚,外感寒邪。程杏轩认为“少阴,先溃于里,太阳复感于表,伤寒春温两感危殆之候,初起悉宗景岳新方,理阴托邪,往往获效。”^[11]血虚汗出无源,故非麻桂之

剂能胜,遂采用附子理阴煎,一则取其补益气血,使汗出有源,一则温补脾肾之阳,助麻黄托散表邪,如此表里同治。“曹引泉竹筒痢”案患者年老肾阳衰极,脾失温煦遂致泻痢,以温补脾肾、散寒止泻为治。肾阳为人体之真阳,程杏轩指出“人身之真阳,譬之鳌山走马灯,拜舞飞走,无一不具,其间惟是一点火耳。”^{[11]57}在临床辨证诊治过程中尤重补养阳气,将人身之阳分为膻中之阳、肾中之阳、膀胱之阳,尤重肾中之阳。温补之法,对于肾阳亏虚者临床辨证多擅用附子、肉桂,此二者性纯阳力专,祛阴温肾聚阳。对于脾阳亏虚,其临证多擅用人参、白术、干姜温阳健脾。《杏轩医案》共192案,涉及内外妇儿诸科,博采各家之长,选案精当,其用温补治法约有80余案占全书近67.5%,可见其对温补法的推崇。

5 叶天士:中下兼顾,尤护胃阳

叶桂字天士,号香岩,生活于清康熙、乾隆年间,为当时极负盛名的医家,遗憾的是其一生忙于诊事,无暇著书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是由无锡华岫云收集其晚年医案加以分类编辑而成,是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。叶天士临证十分重视正气,对于虚损病证,继承前人经验灵活运用于临床,注重以上中下损为经,伤阴伤阳为纬,在上中下三损中尤重中下二损,形成了甘药培中、中下兼顾为主要特色的理虚大法^[12]。认为久病虚损之人均宜护养脾胃“凡补药气皆温,味皆甘,培生生初阳,是劳损主治法则”^[13]。甘为土之味,为脾胃所喜,故以甘温之药建立中气为治疗虚损证的第一要义。同时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精生,脾为后天之本主安谷。精生是安谷的前提,安谷是精生的保证,只有二者相互作用、相互协调,才能保生长全,故在治疗上重视脾肾同治。

叶天士在继承张仲景、李东垣等脾胃学术观点上,补前人“详于治脾,而略于治胃”之不足,提出“脾胃当分论分治”,认为世人胃阳衰者居多,首次对“胃阳”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。其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中有诸多病证提倡以“通补胃阳”为治。所谓“通补胃阳”,一则补益胃气,一则温补胃阳。叶天士指出“从来治腑以通为补,与守中必致壅逆。”^{[13]26}胃为阳腑,胃阳充足其纳食传导方能正常。若胃阳衰微,犹灶中无火则不能腐熟水谷及上输下传,故曰“食谷不化,胃无火也。”^{[13]26}戴氏案中,胃脘痛患者先伤于阴,继而损阳以致水谷不运,胃脘拘痛。叶天士从调理中焦、温补脾胃论治,药用辛甘温通之桂枝温通胃阳,又加以干姜入足太阴之气分以补益脾阳。纵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一书,其以温补取效者屡见不鲜,对于阳伤者遵张仲景、李东垣之治,以小建中汤、黄芪建中汤、补中益气汤为主方随证加减,取其建复中气之意。对于脾胃阳虚者,朝服加减八味丸以温肾阳,晚服异功散以运脾阳,使脾肾各受裨益、相得益彰,其用药圆机活法,中下兼顾,朝夕互

补对后世启发良多。

6 吴楚:补中益气,健脾补肾

吴楚字天士,号晚庵,著有《吴氏医验录》一书,新安医学温补学派的代表医家之一,以善用参芪桂附著称于世。他认为“甘温之品,如行春夏之令,生长万物者也”“常服甘温之味,则气血充盈”。《吴氏医验录·凡例》称“俗见谓予好用温补,兹集中所载用寒凉而验者十之三四,用温补而验者十之五六,则诚如所谓矣。”^[14]吴楚临证常益气与温阳合方,健脾与温肾同治,多用健脾益气之味顾护中州,以治中焦不足;补火助阳之品温阳散寒,以疗寒气凝结;温补下元之属温通肾脏,以纠下焦虚寒;甘温培补之类调养气血,以助三焦气化,并多用六君子汤加味,八味地黄丸、附子理中汤、吴萸四逆汤加减等。

在“槐塘一仆人”案中,患者胸闷脘痞,嘴角流涎,吴楚辨为肾阳衰微,脾土亏虚,三焦运化不及。认为“正补无效,当补其母,补下元真火则能运行三焦,熟腐五谷而胀满自除,且使参术塞药皆能运行,不留滞于中焦”^{[14]321},遂治以六君子汤加肉桂、炮姜。在“家坦公弟忽发热”案中,患者面赤,浑身壮热,舌上灰苔而脉浮滑数无根,吴楚给予附子理中汤温中祛寒。方中附子、干姜回阳救逆,补火助阳;人参、白术益气补脾。《吴氏医验录》中所载医案大多疗效显著,阐发证治细微,夹叙夹议。临床用药上,反对滥用寒凉,认为“刘朱之道不息,轩岐之道不著”。认为“升清之主药则唯参芪”“安胃止吐,莫如人参”“种种阴邪,正须大剂温补。培肾阳以逐阴火,燥脾土以除阴湿,升清阳以降浊阴,助命门以摄阴气,补土母以开阴凝,总非桂、附不为功”。吴楚虽喜温补,但用法极为灵活,反对偏于师张仲景而执定峻重,或偏于学朱丹溪而执定清降,或偏于学李东垣而执定温补^[15],如他提出夏月不忌“温补”,桂附用之当不仅不灼阴反能济阴,人参亦能治痛证等。

7 结语

汪机首开新安医学“培元派”先河,提出“调补气血,固本培元”的学术思想,主张以温养气血、培补脾肾元气为中心。孙一奎以温补下元为重,重视命门动气,重在调理脾肾二脏,常益气健脾、温阳助阳共施,升阳之时也重扶脾。郑重光因时医之弊尤重阳气,治疗主张温阳益火之剂,阴证扶阳,阳证益阴,擅用四逆汤。程杏轩触通百家之学,善用甘温培补之方,重视温补下元精气,同时也重视温补脾胃气血。叶天士对于诸多病症提倡以“通补胃阳”为治,尤重中下二损,擅用辛甘温通之桂枝温通胃阳,干姜入足太阴之气分以补益脾阳。吴楚善用参芪桂附健中州脾胃、散阴寒凝结、温下元虚寒、调气血三焦,临证既善温补脾胃后天之本,又重培补肾阳先天之本,先后天并治。新安医家的温补之法一脉相承,自汪机首提固本培元学说,后世医家于临床实践中不断

丰富和发展温补学术思想,相互吸收,相互促进,取长补短,汇流成丰沛繁盛的温补学术“新安之江”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姚志坚.新安医家汪机学术思想浅探[J].中医药临床杂志, 2010, 22(2): 101-102.
- [2] 高尔鑫.汪石山医学全书·石山医案·营卫论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: 65.
- [3] 郭锦晨,潘翠群,汪瑶.从《孙文垣医案》浅析孙一奎临证辨治规律[J].山西中医学院学报, 2014, 15(4): 10-11.
- [4] 孙文垣.孙文垣医案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1: 119-213.
- [5] 王文静,郭锦晨,高婷,等.《孙文垣医案》妇科诊治特色探微[J].中医药学报, 2014, 42(5): 156.
- [6] 姚慧,郭锦晨.《孙文垣医案》泄泻案浅析[J].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6, 40(1): 69-71.
- [7] 郭锦晨,王文静,汪瑶,等.从《孙文垣医案》探析孙一奎临证杂病辨治特色[J].甘肃中医学院学报, 2015, 32(2): 15-17.

- [8] 郭锦晨.《素圃医案》“伤寒治效”中四逆汤的应用浅探[J].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4, 16(1): 72-73.
- [9] 郑重光.素圃医案·珍本医书集成(四)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: 596.
- [10] 杨勤军,汪瑶,郭锦晨,等.从《杏轩医案》浅析程文囿主要学术渊源与临证诊治特色[J].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5, 39(5): 416-417.
- [11] 程杏轩.杏轩医案[M].合肥: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6: 36.
- [12] 黄英志.叶天士医学全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9: 677.
- [13] 杨勤军,谢丹丹,周超,等.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从“胃阳”调治脾胃病特色[J].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6, 40(1): 25-26.
- [14] 吴楚.吴氏医验录全集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1: 1101.
- [15] 冯烨,张浩,屠彦红,等.新安医家吴楚补中益气法治疗疟疾案评析[J].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6, 40(2): 156-157.

收稿日期: 2019-08-06

(上接第444页)

而不畅是寒主收引,肝郁寒凝则病发血瘀。如黄元御曰“实则直升,虚则遏陷,升则流畅,陷则凝瘀。”^{[1]62}制方如破瘀汤、桂枝丹皮桃仁汤、姜桂苓参汤、桂枝茯苓汤、桂枝茯苓阿胶汤、桃仁鳖甲汤、化坚丸等。方以桂枝疏肝达郁、温阳通脉,配丹参、桃仁、丹皮等通脉活血、化瘀止痛,或加首乌、芍药、阿胶养血荣肝,发而有滋,散中有收;配茯苓、甘草等健脾利湿,益气升阳,配干姜等温脾散寒、通脉止痛,诸药合奏疏肝通脉、活血养血之功。

3.8 疏肝散结

《四圣心源》说“痼疝者,肾肝之积也……肾囊偏坠者,谓之痼疝,是肝木之郁陷。”^{[1]86}“水寒木郁,疏泄不及,气陷寒凝,结聚肝脉,形成阴疝寒积,制方茱萸泽泻乌头桂枝汤。方中以桂枝、吴茱萸、乌头温阳散寒、疏肝散结,配芍药柔肝止痛,制约诸燥,散中有收,发中有滋;配泽泻泄其寒湿;生姜、甘草、大枣调和脾胃,斡旋中焦、调和营卫,诸药共奏温阳散寒、疏肝散结之功。

3.9 升阳散火

《四圣心源》说:骨蒸者,肝木之不达也……肝木郁陷而生下热,则胆木冲逆而生上热。^{[1]141}黄元御认为,骨蒸劳热以水寒土湿木郁为病机根本,寒为本热为标,由肝胆失调引起。肝郁下陷,郁则疏泄不通,下焦化热;胆木上逆、相火升逆则上焦化热,上下俱热本在虚寒,制方苓桂柴胡汤。方以柴胡、桂枝疏泄肝胆,柴胡疏少阳开半表,桂枝开太阳于卫表,是火郁发之、升阳散火之法;配丹皮、芍药疏肝清热、退热除蒸;配茯苓、半夏、甘草健脾和胃,燥湿调中,斡旋中焦。方后注热不退者加栀子、地黄清热凉血;热即退者加附子、干姜温脾暖肾,诸药合奏升阳散火、退热除蒸之功。

3.10 清肝利湿

《四圣心源》说“黄疸者,土湿而感风邪也……肝脾双陷,水谷不消,谷气瘀浊,化而为热……下无泄路,熏蒸淫失,传于周身。”^{[1]103}“肝脾下陷,土湿木郁,脾虚化湿,肝郁气滞,疏泄化热,湿热相合则可发生黄疸。黄元御说“土木合邪,传于膀胱,此疸病所由生也。其湿热在于肝胆,湿寒在于脾肾。”^{[1]104}制方如甘草茵陈汤、茵陈五苓散等。方中茵陈能利湿退黄、疏肝清肝;栀子、大黄能清热退黄,湿热分利而解;合五苓散健脾利水,诸药合奏清肝利湿之功。

3.11 温脏止痛

《四圣心源》云“白虫证,是肝木陷于大肠。”^{[1]89}黄元御认为寒盛则虫动。蛔厥腹痛,因中脏虚寒,水寒土湿,木郁而强用疏泄,又被寒邪收引制约,气滞寒凝,脏腑失温养,不通则痛。

治疗蛔厥得辛则伏,得酸则静,得苦则下,制方乌梅丸。方以桂枝、当归温通血脉,疏肝养肝,配乌梅辛散酸收、温脏补虚止痛;人参、茯苓升阳益气、燥湿健脾;干姜、川椒、附子散寒止痛,温阳补火,蜂蜜甘润缓急、润肠通便,诸药合奏温脏止痛之功。

4 结语

黄元御认为“木气下陷”是诸多证候的病机关键,是“水寒土湿木郁”基础病机成立后的一个普遍的转归趋势。故针对“木气下陷”病机的治法,以升阳疏肝为总则,统纲诸法为其辨治原则,反映了黄元御圆运动思想的整体观和运动观,也为临床辨治杂难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模型和治疗手段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黄元御.四圣心源·四圣悬枢[M].西安: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1: 33.
- [2] 黄元御.素灵微蕴·长沙药解·玉楸药解[M].西安: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2: 123.

收稿日期: 2019-08-21